

# 《荒原》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荒原》

13位ISBN编号：9787500817239

10位ISBN编号：7500817231

出版时间：1995-11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T.S.艾略特,H.W朗费罗,沃尔特·惠特曼

页数：403

译者：赵萝蕤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荒原》

## 内容概要

本书收赵萝蕤编译的荒原、哈依瓦撒之歌、草叶集选。

目录

赵萝蕤与翻译

[英] T.S艾略特

荒原

[美] H.W朗费罗

哈依瓦撒之歌

[美] 沃尔特·惠特曼

草叶集选

# 《荒原》

## 作者简介

赵萝蕤（1912年5月9日 - 1998年1月1日），浙江省德清人。中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

**生平**  
赵萝蕤幼年居于苏州，1919年起就读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转入英语系，1932年毕业；同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35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4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83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庭**  
赵萝蕤是中国基督教人士赵紫宸之女。1936年与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结婚。钱穆晚年曾言：“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 主要著译

《荒原》（1937）  
《哈依瓦萨之歌》（1957）  
《黛茜·密勒》（1981）  
《丛林猛兽》（1981）  
《草叶集》（1991）

## 荣誉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我自己的歌》,1988年)  
中美文学交流奖(1994年)  
芝加哥大学百年纪念专业成就奖(1991年)  
彩虹翻译奖(1995年)

## 《荒原》

### 精彩短评

- 1、对比过原版和其他译者的作品，赵老师的翻译很注重神韵的表达。不过没有那种被热流淌过的触感，共鸣太少
- 2、当年我还做笔记了。。。
- 3、不管诗里有多少的典故，不管文字流动得是多么的随意不羁，我确是被那些奇妙的联想和意象给吸引住了。“沿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红鹳”或许能在荒原上留下一些除了白骨和芜草之外的生命的亮色。
- 4、给人勇气的一本书。
- 5、谁能安静的看诗歌？世界很美的，不管荒凉还是宏伟
- 6、苦难中的人们也很多，有多少写出了哪怕一首《荒原》呢？把字母码的象经典的歌子那样绚丽如果不用天才这顶桂冠还能用什么呢？
- 7、充满力量
- 8、世上最难读
- 9、最早看的一个版本的荒原，在春晖图书馆发现。包括有《荒原》《哈依瓦撒之歌》和《草叶集》的一部分。赵的翻译还是不错的，或许是第一个看到的缘故，看别人的荒原时脑子里总是她的译笔。
- 10、不该看解读。。。
- 11、不懂。解释的太多了。
- 12、里程碑一般的诗
- 13、最后为最爱的eliot拉一拉分
- 14、四月，真是残忍的季节
- 15、读过
- 16、他的詩章如攫住人心的魔咒。
- 17、《荒原》受到了《金枝》的巨大影响
- 18、表示完全读不懂
- 19、艾略特的诗，只有赵萝蕤的最为地道，翻译版本最好。
- 20、第一篇好~
- 21、没读懂
- 22、看不懂捏
- 23、高中最迷恋艾略特的诗句了：午夜抖动着记忆，仿佛疯子抖动着一棵死天竺葵。
- 24、2009
- 25、不清楚讀的是哪一本，只知道是趙女士翻譯的。作者到後面真的是火力全開啊，翻譯得很好很到位。是我很喜歡的一首詩，詩有一種充滿絕望的美，極力掙脫而不得的感覺。
- 26、看不下去
- 27、现代人的状态是虚无的
- 28、半个小时就能让心情平静下来。Shantih.
- 29、读《荒原》。
- 30、[英] T.S艾略特 荒原  
[美] H.W朗费罗 哈依瓦撒之歌  
[美] 沃尔特·惠特曼 草叶集选
- 31、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 32、翻译的真好
- 33、“我的脚在摩尔该，我的心，在我的脚下”，再读多少遍也不会腻。纪念赵萝蕤先生，以及所有被那个时代迫害的良心的知识分子。
- 34、越加觉得自己中学时代在二手书店【新书打折】淘到这套书厉害嘿嘿~
- 35、艾略特看不太懂。朗费罗惠特曼不喜欢。
- 36、意向组合 包含了古印度古埃及基督教典故 没怎么看懂 还要再看
- 37、小学的时候，书店里的书多是这种装帧，真是浓浓的怀旧感...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

## 《荒原》

着丁香

38、老翻译家可敬。

39、写生命而逾越生活，写精神而逾越情感，震撼。

40、我的爱人 我的情人。最爱把玩诗句。艾略特你是天生诗人。

41、<http://61.153.231.109/cms/books2/wgwx/content/012/01203.htm>

42、快速翻阅的 知道这样品味诗歌是大忌 但就是进行不下去诶

43、太难读懂

44、没懂...是寻找圣杯和生殖崇拜么 需要搞的这么玄乎么

45、不是很喜欢这个翻译版本

46、比查良铮版本美

47、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承认没有看懂

48、翻译神功

49、曲高和寡

50、请你耐心点，活在死去的活着里。

- 1、荒原是一个诗。是艾略特写的一首长诗。这个诗有好多字。它的字连接着字。在字与字之间又隐含了许多字。它就是许多字的结合。这个诗原著是艾略特搞的。后来有人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 2、其实艾略特一生很辉煌，说他在荒原，有点不符实际。他算得上是正统社会的上流人物，或者他内心还是向往荒原吧，但他没有身体力行。当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得像兰波。整本诗集中，独钟爱“四首四重奏”。在我而言，意象并不重要，而写实更加难能可贵。
- 3、稍有一点耐心。那个曾经活着的人现在死了，我们曾经活着现在正在死去。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这里的这里是什么呢？我们是迟钝的根，仍以不可凌辱的声音响遍沙漠。这里是失去一切的荒原，甚至没有岩石，只有与岩石一样裸露倾颓甚至风化的心脏。虚幻。还有谁的眼神如此迷惘失落？是谁还在黑夜里诅咒着并点亮第一丝暗火？这儿只有被蚁群蚀空的城市，这里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风居住。有女人的乳房干瘪萎缩着，皴裂的欲望在等着雨。世界和人类都被抛离到了远方，枕着雪的腹地。而今夜的今夜，倾覆在无声的疯狂和混乱之中，圣人和先知随着根一起流着泪颤抖。是谁？在太阳来临的那一刻便失去火？我用疾病和困乏便量走了我的半个生命，我熟悉着每天固定时候如流水一样重复着的音乐，当烦乱，压抑以及一整天无际的睡眠将生活耗尽，是不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微笑都可以把十字形的枷锁解脱。总会归根到底。面对着着了无生趣的荒原，我想起那暗夜下满涂着口红四下游走的城市。那里豪华糜烂，有在死地里摘取得纯洁和辉煌；那里有娇嫩弱小的生命，好象开窗时贵妇脸上慵懒得神色；那里有狂乱的手兀自推测着捏牌人的命运；那里有明亮的灯光可以领衔夹杂着色情和暴力……这是我还能用肉体真诚地感触着的城市啊！我曾经鼓足勇气捏遍衣袋花光一个一元钱的硬币，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从一个世界再穿过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强烈的虔诚和激动，以及许多庄严的骸骨与骷髅。哦，记住别让狗靠近！在天穹的悲哀和忧郁下面，而垂死者却徒劳地寻找着那令人值得记忆的时刻，用他们悲伤的牙齿号哭死亡，在人们压榨着空气的空间里，这是徘徊并游荡着恐怖的荒原，那里的河流是停滞并且枯干了，拍打着贫穷和痛苦；这是无休止的，广大的还在残喘着的荒原，而我夜夜怀着最绝望的希望走向你——以广大的飞翔叫嚣着灭亡，我晦涩着的荒原啊！
- 4、还记得大学时读艾略特的《荒原》，很长很长的诗，我却只记住了开头那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春天的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凡是美好的，而艾略特却要说它残忍，因为“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我是要埋怨十一月的，十一月在我的生命体验里是最残忍的季节。我怨恨自己悲秋的情绪，开始像哮喘病人一样渴望清新的阳光，渴望去城头踏青，渴望见到少年时候的好朋友，渴望生命像迟钝的根芽，一切才刚刚开始。十一月的雨落在身上是冰凉的，在傍晚突如其来的雨中，悲伤也突然造访，泪水和雨水在脸上肆意，如果雨水可以穿透我的身体，将一切都冲刷干净，一切都重新开始，那么也是好的。可是，它毕竟只是十一月的雨，一阵秋雨一阵凉，不是四天温暖的春雨，绵绵春雨可以浇灌枯朽，逢春的枯木都带着喜气，更何况人？我期待那种清明，不要秋天的日渐衰败。又开始嘲笑自己可笑的颠倒季节的执拗。冬天总是要来的，如果雪下了可以不融，花开了可以不败，青春可以不老，那么是否我们会少却许多忧伤？那时花开。。。如果她开放之时没有任何人看到，她是否真的盛放过？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我要去艾略特的南方。
- 5、一次做作业读到的一段，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深的吸引了我。只想一睹为快。。。笔调深刻，强烈的雕塑感，还不知道作者是谁，反正和我从没读到比《荒原》更。。。有力的文学作品。仅此薄见。。。更多评论待读过揭晓。。。
- 6、在艾略特荒原诗集的翻译家里面，数赵萝蕤先生翻译的传神，典雅，下来是裘小龙了。大家找来可以比较一下的。
- 7、总是看见大家在自己的书上或者博客上说这本书怎么怎么好,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它的好.那天在书店预定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店员说:就在那边\_外国文学那一格里,流连之际,忽然看见“荒原”就竖在那里,非常安静.网上搜索到的艾略特的图片谈不上英俊,别人谈他的时候好象在形象上还有些可笑,而他在《赠克斯克斯卡拉韦和米尔扎.穆拉德.阿里.贝格》中是这么的幽了自己一默:见到艾略特先生是多么使人扫兴!他的相貌是一副严肃的牧师型,他的额头是如此狰狞,他的嘴巴如此一本正经,态度谈吐如此优雅,仅局限于说“恰恰是”、“假如”、“也许”、和“但是”。见到艾略特先生是多么使人扫兴!牵一条短尾巴杂种狗,穿一件皮毛外套还养了一只猫戴一顶礼

帽：见到艾略特先生是多么使人扫兴！（不管他是嘴巴张开还是闭紧）深刻的人都是这么拿自己洞察人世的。总也有人说出色的人都一起出生，在他那个时代，有罗素、伍尔芙、庞德、普鲁斯特——就这么配合这句话。总也是一样的生命和爱情坎坷，妻子最后变成精神病，孤独的死在精神病院。他最后娶了美丽年轻的秘书小姐，却没有几年幸福的日子提供给他。如此平淡的生活不会产生灵感的火花吗？那过着平淡生活的洁尘的文字怎么解释呢？苦难中的人们也很多，有多少写出了哪怕一首《荒原》呢？把字母码的象经典的歌子那样绚丽如果不用天才这顶桂冠还能用什么呢？买回这本计划外的书窝在床上迅速的看，这样可以排除杂念，轻松进入他创造的意境，艾略特充满激情的句子是难得的享受，翻译过来还这么养眼，可以想象原文是怎样的瑰丽异常！所以，1948年，诗歌《四个四重奏》“由于他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艾略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称艾略特“在漫长的世界诗歌史上，领导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的伟业”。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人来说总是一块心病，虽然它是外国人为外国文学（堆砌字母的人）设立的奖项。书中也不是名言警句纷纷乱跳，但就是有很多的异香让人觉得绕梁三日芬芳不尽。是不是很多写作的人受了他的影响或者干脆说翻唱了他的句子。比如说“我已为你保留了今天下午。”这句话我喜欢，可以引领久已不悸动的枯老幽灵出洞寻觅你渐渐远去的踪影。“风吹着很轻快，吹送我回家去。”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三年前走在学校无人的甬路上的瞬间，那是春天，杨柳儿绿的轻轻，没有多少心事的脚步儿轻轻，薄薄的淡蓝衣衫颜色轻轻——“在树叶与匆忙的脚步之间有窃窃私语和低低笑声。”他的句子做得美丽的珠胎，让人想起美好的曾经。

8、艾略特诗选<http://www.cnpoet.com/waiguo/uk/eliot.htm>荒原“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献给埃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一、死者葬礼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夏天来得出人意外，在下阵雨的时候来到了斯丹卜基西；我们在柱廊下躲避，等太阳出来又进了霍夫加登，喝咖啡，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不是俄国人，我是立陶宛来的，是地道的德国人。而且我们小时候住在大公那里我表兄家，他带着我出去滑雪橇，我很害怕。他说，玛丽，玛丽，牢牢揪住。我们就往下冲。在山上，那里你觉得自由。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到南方。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根在从这堆乱石块里长出？人子啊，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只知道一堆破烂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只有这块红石下有影子，（请走进这块红石下的影子）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风吹得很轻快，吹送我回家去，爱尔兰的小孩，你在哪里逗留？“一年前你先给我的是风信子；他们叫我做风信子的女郎”，——可是等我们回来，晚了，从风信子的园里来，你的臂膊抱满，你的头发湿漉，我说不出口，眼睛看不见，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马丹梭屈里士，著名的女相士，患了重感冒，可仍然是欧罗巴知名的最有智慧的女人，带着一副恶毒的纸牌，这里，她说，是你的一张，那淹死了的腓尼基水手，（这些珍珠就是他的眼睛，看！）这是贝洛多纳，岩石的女主人一个善于应变的女人。这人带着三根杖，这是“转轮”，这是那独眼商人，这张牌上面一无所有，是他背在背上的一种东西。是不准我看见的。我没有找到“那被绞死的人”。怕水里的死亡。我看见成群的人，在绕着圈子走。谢谢你。你看见亲爱的爱奎尔太太的时候就说我自己把天宫图给她带去，这年头人得小心啊。并无实体的城，在冬日破晓的黄雾下，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叹息，短促而稀少，吐了出来，人人的眼睛都盯住在自己的脚前。流上山，流下威廉王大街，直到圣马利吴尔诺斯教堂，那里报时的钟声敲着最后的第九下，阴沉的一声。在那里我看见一个熟人，拦住他叫道：“斯代真！”你从前在迈里的船上是和我在一起的！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还是忽来严霜捣坏了它的花床？叫这狗熊星走远吧，它是人们的朋友，不然它会用它的爪子再把它挖掘出来！你！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二、对弈她所坐的椅子，像发亮的宝座在大理石上放光，有一面镜子，座上满刻着结足了果子的藤，还有个黄金的小爱神探出头来（另外一个把眼睛藏在翅膀背后）使七枝光烛台的火焰加高一倍，桌子上还有反射的光彩缎盒里倾注出的炫目辉煌，是她珠宝的闪光也升起来迎着；在开着口的象牙和彩色玻璃制的小瓶里，暗藏着她那些奇异的合成香料——膏状，粉状或液体的——使感觉局促不安，迷惘，被淹没在香味里；受到窗外新鲜空气的微微吹动，这些香气在上升时，使点燃了很久的烛焰变得肥满，又把烟缕掷上镶板的房顶，使天花板的图案也

模糊不清。大片海水浸过的木料洒上铜粉青青黄黄地亮着，四周镶着的五彩石上，又雕刻着的海豚在愁惨的光中游泳。那古旧的壁炉架上展现着一幅犹如开窗所见的田野景物，那是翡绿眉拉变了形，遭到了野蛮国王的强暴：但是在那里那头夜莺她那不容玷辱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沙漠，她还在叫唤着，世界也还在追逐着，“唧唧”唱给脏耳朵听。其它那些时间的枯树根在墙上留下了记认；凝视的人像探出身来，斜倚着，使紧闭的房间一片静寂。楼梯上有人在拖着脚步走。在火光下，刷子下，她的头发散成了火星似的小点子亮成词句，然后又转而为野蛮的沉寂。“今晚上我精神很坏。是的，坏。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我想我们是在老鼠窝里，在那里死人连自己的尸骨都丢得精光。“这是什么声音？”风在门下面。“这又是什么声音？风在干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记得？”我记得那些珍珠是他的眼睛。“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脑子里竟没有什么？”可是噢噢噢噢这莎士比亚式的爵士音乐——它是这样文静这样聪明“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我就照现在这样跑出去，走在街上披散着头发，就这样。我们明天该作些什么？我们究竟该作些什么？”十点钟供开水。如果下雨，四点钟来挂不进雨的汽车。我们也要下一盘棋，按住不知安息的眼睛，等着那一下敲门的声音。丽儿的丈夫退伍的时候，我说——我毫不含糊，我自己就对她说，请快些，时间到了埃尔伯特不久就要回来，你就打扮打扮吧。他也要知道给你镶牙的钱是怎么花的。他给的时候我也在。把牙都拔了吧，丽儿，配一副好的，他说，实在的，你那样子我真看不得。我也看不得，我说，替可怜的埃尔伯特想一想，他在军队里耽了四年，他想痛快痛快，你不让他痛快，有的是别人，我说。啊，是吗，她说。就是这么回事。我说。那我就知道该感谢谁了，她说，向我瞪了一眼。请快些，时间到了你不愿意，那就听便吧，我说。你没有可挑的，人家还能挑挑拣拣呢。要是埃尔伯特跑掉了，可别怪我没说。你真不害臊，我说，看上去这么老相。（她还只三十一。）没办法，她说，把脸拉得长长的，是我吃的那药片，为打胎，她说。（她已经有了五个。小乔治差点送了她的命。）药店老板说不要紧，可我再也不比从前了。你真是个傻瓜，我说。得了，埃尔伯特总是缠着你，结果就是如此，我说，不要孩子你干吗结婚？请快些，时间到了说起来了，那天星期天埃尔伯特在家，他们吃滚烫的烧火腿，他们叫我去吃饭，叫我乘热吃——请快些，时间到了请快些，时间到了明儿见，毕尔。明儿见，璐。明儿见，梅。明儿见。再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天见，太太们，明天见，可爱的太太们，明天见，明天见。三、火诫河上树木搭成的篷帐已破坏：树叶留下的最后手指想抓住什么，又沉落到潮湿的岸边去了。那风吹过棕黄色的大地，没人听见。仙女们已经走了。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河上不再有空瓶子，加肉面包的薄纸，绸手帕，硬的纸皮匣子，香烟头或其他夏夜的证据。仙女们已经走了。还有她们的朋友，最后几个城里老板们的后代；走了，也没有留下地址。在莱芒湖畔我坐下来饮泣……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我说话的声音不会大，也不会多。可是在我身后的冷风里我听见白骨碰白骨的声音，愚笑从耳旁传开去。一头老鼠轻轻穿过草地在岸上拖着它那粘湿的肚皮而我却在某个冬夜，在一家煤气厂背后在死水里垂钓想到国王我那兄弟的沉舟又想到在他之前的国王，我父亲的死亡。白身躯赤裸裸地在低湿的地上，白骨被抛在一个矮小而干燥的阁楼上，只有老鼠脚在那里踢来踢去，年复一年。但是在我背后我时常听见喇叭和汽车的声音，将在春天里，把薛维尼送到博尔特太太那里。啊月亮照在博尔特太太和她女儿身上是亮的她们在苏打水里洗脚啊这些孩子们的声音，在教堂里歌唱！吱吱唧唧唧唧唧受到这样的强暴。铁卢并无实体的城在冬日正午的黄雾下尤吉尼地先生，哪个士麦那商人还没光脸，袋里装满了葡萄干到岸价格，伦敦：见票即付，用粗俗的法语请我在凯能街饭店吃午饭然后在大都会度周末。在那暮色苍茫的时刻，眼与背脊从桌边向上抬时，这血肉制成的引擎在等候像一辆出租汽车颤抖而等候时，我，帖瑞西士，虽然瞎了眼，在两次生命中颤动，年老的男子却有布满皱纹的女性乳房，能在暮色苍茫的时刻看见晚上一到都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水手从海上回到家，打字员到喝茶的时候也回了家，打扫早点的残余，点燃了她的炉子，拿出罐头食品。窗外危险地晾着她快要晒干的内衣，给太阳的残光抚摸着，沙发上堆着（晚上是她的床）袜子，拖鞋，小背心和用以束紧身的内衣。我，帖瑞西士，年老的男子长着皱褶的乳房看到了这段情节，预言了后来的一切——我也在等待那盼望着的客人。他，那长疙瘩的青年到了，一个小公司的职员，一双色胆包天的眼，一个下流家伙，蛮有把握，正像一顶绸帽扣在一个布雷德福的百万富翁头上。时机现在倒是合式，他猜对了，饭已经吃完，她厌倦又疲乏，试着抚摸抚摸她虽说不受欢迎，也没受到责骂。脸也红了，决心也下了，他立即进攻；探险的双手没遇到阻碍；他的虚荣心并不需要报答，还欢迎这种漠然的神情。（我，帖瑞西士，都早就忍受过了，就在这张沙发或床上扮演过的；我，那曾在底比斯的墙下坐过的又曾在



最卑微的死人中走过的。)最后又送上形同施舍似的一吻,他摸着去路,发现楼梯上没有灯……她回头在镜子里照了一下,没大意识到她那已经走了的情人;她的头脑让一个半成形的思想经过:“总算玩了事:完了就好。”美丽的女人堕落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里来回走,独自她机械地用手抚平了头发,又随手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片子。“这音乐在水上悄悄从我身旁经过”经过斯特兰德,直到女王维多利亚街。啊,城啊城,我有时能听见在泰晤士下街的一家酒店旁那悦耳的曼陀铃的哀鸣还有里面的碗盏声,人语声是渔贩子到了中午在休息:那里殉道堂的墙上还有难以言传的伊沃宁的荣华,白的与金黄色的。长河流汗流油与焦油船只漂泊顺着来浪红帆大张顺风而下,在沉重的桅杆上摇摆。船只冲洗漂流的巨木流到格林威治河区经过群犬岛。Weialala leiaWallala leialala伊丽莎白和莱斯特打着桨船尾形成一枚镶金的贝壳红而金亮活泼的波涛使两岸起了细浪西南风带到下游连续的钟声白色的危塔Weialala leiaWallala leialala“电车和堆满灰尘的树。海勃里生了我。里其蒙和邱毁了我。在里其蒙我举起双膝仰卧在独木舟的船底。“我的脚在摩尔该,我的心在我的脚下。那件事后他哭了。他答应‘重新做人’。我不作声。我该怨恨什么呢?”“在马该沙滩我能够把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脏手上的破碎指甲。我们是伙下等人,从不指望什么。”啊呀看哪于是我到迦太基来了烧啊烧啊烧啊烧啊主啊你把我救拔出来主啊你救拔烧啊四、水里的死亡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死了已两星期,忘记了水鸥的鸣叫,深海的浪涛利润与亏损。海下一潮流在悄声剔净他的骨。在他浮上又沉下时他经历了老年和青年的阶段进入漩涡。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的,回顾一下弗莱巴斯,他曾经是和你一样漂亮、高大的。五、雷霆的话火把把流汗的面庞照得通红以后花园里是那寒霜般的沉寂以后经过了岩石地带的悲痛以后又是叫喊又是呼号监狱宫殿和春雷的回响在远山那边震荡他当时是活着的现在是死了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稍带一点耐心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岩石而没有水而有一条沙路那路在上面山里绕行是岩石堆成的山而没有水若还有水我们会停下来喝了在岩石中间人不能停止或思想汗是干的脚埋在沙土里只要岩石中间有水死了的山满口都是齙齿吐不出一滴水这里的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也不能坐山上甚至连静默也不存在只有枯干的雷没有雨山上甚至连寂寞也不存在只有绛红阴沉的脸在冷笑咆哮在泥干缝猎的房屋的门里出现只要有水而没有岩石若是有岩石也有水有水有泉岩石间有小水潭若是只有水的响声不是知了和枯草同唱而是水的声音在岩石上那里有蜂雀类的画眉在松树间歌唱点滴滴滴滴滴可是没有水谁是那个总是走在你身旁的第三人?我数的时候,只有你和我在一起但是我朝前望那白颜色的路的时候总有另外一个在你身旁走悄悄地行进,裹着棕黄色的大衣,罩着头我不知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但是在你另一边的那一个是谁?这是什么声音在高高的天上是慈母悲伤的呢喃声这些带头罩的人群是谁在无边的平原上蜂拥而前,在裂开的土地上蹒跚而行只给那扁平的水平线包围着山的那边是哪一座城市在紫色暮色中开裂、重建又爆炸倾塌着的城楼耶路撒冷雅典亚力山大维也纳伦敦并无实体的一个女人紧紧拉直着她黑长的头发在这些弦上弹拨出低声的音乐长着孩子脸的蝙蝠在紫色的光里嗖嗖地飞扑着翅膀又把头朝下爬下一垛乌黑的墙倒挂在空气里的那些城楼敲着引起回忆的钟,报告时刻还有声音在空的水池、干的井里歌唱。在山间那个坏损的洞里在幽黯的月光下,草儿在倒塌的坟墓上唱歌,至于教堂则是有一个空的教堂,仅仅是风的家。它没有窗子,门是摆动着的,枯骨伤害不了人。只有一只公鸡站在屋脊上咯咯喔喔咯咯喔喔刷的来了一炷闪电。然后一阵湿风带来了雨恒河水位下降了,那些疲软的叶子在等着雨来,而乌黑的浓云在远处集合在喜马拉雅山上。丛林在静默中拱着背蹲伏着。然后雷霆说了话DADatta:我们给了些什么?我的朋友,热血震动着我的心这片刻之间献身的非凡勇气是一个谨慎的时代永远不能收回的就凭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我们是存在了这是我们的讣告里找不到的不会在慈祥的蛛网披盖着的回忆里也不会在瘦瘦的律师拆开的密封下在我们空空的屋子里DADayadhvam:我听见那钥匙在门里转动了一次,只转动了一次我们想到这把钥匙,各人在自己的监狱里想着这把钥匙,各人守着一座监狱只在黄昏的时候,世外传来的声音才使一个已经粉碎了的柯里欧莱纳思一度重生DADamyata:那条船欢快地作出反应,顺着那使帆用桨老练的手海是平静的,你的心也会欢快地作出反应,在受到邀请时,会随着引导着的双手而跳动我坐在岸上垂钓,背后是那片干旱的平原我应否至少把我的田地收拾好?伦敦桥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塌下来了然后,他就隐身在炼他们的火里,我什么时候才能象燕子——啊,燕子,燕子,阿基坦的王子在塔楼里受到废黜这些片断我用来支撑我的断垣残壁那么我就照办吧。希罗尼母又发疯了。舍己为人。同情。克制。平安。平安平安。赵萝蕤译

-----四阙四重奏烧毁的诺顿纵然语言为人所共有,但多数人立身处世仿佛各有其到。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完全一样的。一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

## 《荒原》

全部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过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抽象只是在一个猜测的世界中，保持着一种恒久的可能性。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足音在记忆中回响沿着那条我们从未走过的甬道飘向那重我们从未打开的门进入玫瑰园。我的话就和这样在你的心中回响。但是为了什么更在一缸玫瑰花瓣上搅起尘埃我却不知道。还有一些回声栖身在花园里。我们要不要去追蹊？快，鸟儿说，快去寻找它们，去寻找它们在花园角落里。穿过第一道门，走进我们的第一个世界，我们要不要听从画眉的欺骗？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世界。它们就在那儿，神态庄严而不可窥见，在秋天的燥热里，穿过颤动的空气，从容不迫地越过满地枯叶，鸟儿在呼唤，于那隐藏在灌木丛中不可闻见的音乐相应和，那没有被人看见的眼光转过去了，因为玫瑰露出了花容美姿已被人窥见的神色。它们在那儿仿佛是我们的客人受到我们的接待也在接待我们。它们彬彬有礼地伫立在空寂的小径旁。于是我们继续前行，走进黄杨木的圆形树丛，俯身观看那干涸的水池。干涸的水池、干涸的混凝土、围着褐色的边，水池里注满了阳光变幻的水，荷花升起了，悄悄地，悄悄地，池面从光芒的中心闪现，而它们在我们身后，映照在池中。接着云朵飘过，水池又变为空虚。去吧，鸟儿说，因为树叶丛中躲满了孩子他们兴冲冲地藏在那儿，忍住了笑声。去吧，去吧，去吧，鸟儿说：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的现实。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过去可能存在的和已经存在的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在终点。二大蒜和蓝宝石陷在泥里阻塞了装嵌的轮轴。血液中发着颤音的弦在永不消失的伤疤下歌唱安抚那早已忘却的战争。动脉里的舞蹈淋巴液的环流都表现为星辰的流驶在树梢中升向夏天我们在摇动的树枝上空在那斑驳的树叶上闪耀的光华中移步前行，耳听得下面湿润的土地上捕捉野猪的猎犬和野猪一如既往在继续他们追逐的模式但在群星中又归于和解。在转动不息的世界的静止点上，既无生灵也无精魂；但是不止也无动。在这静止点上，只有舞蹈，不停止也不移动。可别把它叫做固定不移。过去和未来就在这里回合。无去无从，无升无降。只有这个点，这个静止点，这里原不会有舞蹈，但这里有的只是舞蹈。我只能说，我们曾在那儿呆过，但我说不出是哪儿。我也说不出呆了多久，因为这样就把它纳入时间。内心超脱了显示的欲求，解脱了行动和苦痛，也解脱了内心和身外的逼迫，而被围拥在一种恩宠之感，一道静静的白光之中，徐徐上升而有凝然不动，集中在它部分的狂喜达到圆满的过程中，才领悟到它那部分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过去和未来的羁绊交织在变化着的软弱的躯体中，卫护着人类既不飞升天国也不堕入地狱这两者都非血肉之躯所能忍受。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只容许有少许的意识。能意识到就不在时间之内但是只有在时间之内，那在玫瑰园中的瞬间，那雨声沥沥的凉亭里的瞬间，当烟雾降落在通风的教堂里的瞬间，才能忆起；才能与过去和未来相及。只有通过时间才被征服时间。三这是愤懑不满的地方以前的时间和以后的时间都沉浸于一片朦胧的光影里：既没有日光赋予形体以明澈和静穆把暗淡的阴影化为疏忽易逝的美以暖地旋转暗示人生悠悠，也没有黑暗使灵魂净化剥夺一切去消感官的享乐洗涤情感以摈绝尘世短暂的情爱。既非充实也非空虚。只有一抹微光闪摇在一张张紧张的饱经忧患的脸上都因为心烦意乱而毫无意义神情无所专注而极度冷漠冷风劲吹在时间之前和时间之后人和纸片都在风中回旋，孱弱的肺叶呼吸出入不健康的灵魂把暖出的麻木吐入枯萎的空气，被风卷带着掠过伦敦的阴沉的山岗，掠过汉姆斯蒂德和克拉肯韦尔、坎普顿和普特尼，海盖特、普林姆罗斯和拉德格特。不是这里，不是这里的黑暗一片不在这颤抖的世界里。再往下去，只是往下进入永远与外世隔绝的世界，是世界又非世界，非世界的世界，内部黑暗，剥夺了一切赤贫如洗，一无所有，感觉已枯竭的世界，幻想已远走高飞的世界，精神已失去作用的世界；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也是一样，不在运动之中而是避开运动；但是世界却怀着渴望在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的碎石路上前进。四时间和晚钟埋葬了白天，乌云卷走了太阳。向日葵会转向我们吗，铁线莲？会纷披下来俯向我们吗；卷须的小花枝头会抓住我们，缠住我们吗？冷冽的紫杉的手指会弯到我们身上吗？当翠鸟的翅膀以光明回答光明以后现在已悄然无声，光明凝然不动在这转动不息的世界的静止点上。五语言，音乐，都只能在时间中行进；但是唯有生者才能死灭。语言，一旦说过，就归于静寂。只有通过形式，模式，语言或音乐才能达到静止，正如一只中国的瓷瓶静止不动而仍然在时间中不断前进。当乐曲余音袅袅，那不是提琴的静止，不只如此，而是两者共存，或者说结束于开始，结束和开始永远在那儿在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万物永远存在于现在。语言在重负之下，损伤，迸裂，有时甚至破碎，而在压力之下，要跌落，溜走，消失，或者因为措辞不当而腐朽，不会在原处停留，不会停留不动。尖厉刺耳的声音叱责、嘲笑或者只是絮叨受到的攻击总是试探的声音，是葬仪舞蹈中哀声哭喊的影子，是郁郁不乐的凯米艾拉的高声悲号。模式的细节是运动，正如以十级阶梯的形状表现的那样。欲望本身就是运动而不在与它值得想望的本身，爱本身是静止不动的，只是运动的原因和目的，无始无终，也无所企求除非在时间方面被纳入了限制的形式介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猛然间，在一道阳光中即使此

## 《荒原》

时有尘灰飞扬在绿叶丛中扬起了孩子们吃吃的笑声迅疾的现在，这里，现在，永远——荒唐可笑的是那虚度的悲苦的时间伸展在这之前和之后。东科克一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隆替演变屋宇建起又倒塌、倾圮又重新扩建，迁移，毁坏，修复，或在原址出现一片空旷的田野，或一座工厂，或一条间道。旧石筑新楼，古木升新火，旧火变灰烬，灰烬化黄土，而黄土如今已化为肉，毛，粪，人和兽的骨，麦秆和绿叶。屋宇有生也有死：有建造的时候也有供生活和蕃衍生息的时候，有给大风吹落松弛的窗玻璃摇动田鼠在来回奔驰的护壁板吹起绣着沉默箴言的破挂毡的时候。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此刻阳光掠过空旷的田野而隐去，留下深巷任繁密的树叶把它掩住，你在暮色苍茫中倚着岸堤，一辆货车从身边驶过，深巷固执地向村里伸展，在炙人的暑热中村子已摧入梦乡。在暖烘烘的氤氲里那熨热的光被灰色的石头吸收了，而不是折射。大丽花丛沉睡在空阔的寂静中。等待着早来的泉鸟。在空旷的田野假如你不走得太近，假如你不走得太近，在一个夏天的夜半，就就能听到那轻柔的笛子和小鼓的音乐，看见他们围着篝火跳舞，男人和女人结对而舞，着是在举行婚礼——一种庄严而方便的圣礼。一双双一对对，必然的结合，他们互相手拉手或臂膀挽着臂膀表示情投意合。一圈又一圈地围着篝火或加入舞伴们的圆圈，或穿过熊熊火焰婆娑起舞，质朴而严肃，或发出村野的笑声提起穿着笨拙的鞋子的沉重的脚，泥脚，沾着沃土的脚步、沉浸在村野的欢乐——那久远以来在地里滋育谷物的人们的欢乐之中。他们按着生命的不同季节安排生活一样。有四季更替和星辰出没的时间有挤奶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有男人和女人匹配成婚的时间也有野兽交配的时间。两脚提起和放下。吃和喝。拉撒和死亡。东方破晓，另一个白天又为炎热和寂静作准备。晨风在海上吹起了波纹，掠海而去。我在这里或在那里，或在别处。在我的开始中。二迟留的十一月需要春天的困扰吗？需要夏暑的创造物 and 那脚下缠绕的雪花吗，需要那一心想扶摇直上却由红变灰终于跌落下来的蜀葵，需要那盖满了初雪的凋零的玫瑰吗？流驰的星星敲响了雷声隆隆好似意气洋洋的战车部署在群星会集的战斗中。天蝎座攻打太阳直打得太阳和月亮沉落彗星暗暗哭泣而流星飞驰追逐在一阵旋风中旋转的苍穹和大地在冰雪君临大地之前旋风就将世界卷向燃烧着的毁灭之火。这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但不太令人满意：用一种陈旧的诗歌形式进行一次转弯抹角的研究，而把人们始终留在一场跟语言和涵义作无法容忍的扭打中。诗歌无关宗旨。这并不是（重新开始）人们过去所期待的。人们多年期待的东西，它的价值将是什么，多年企望的平静，秋天般的平静和老年的睿智，这一切又将有什么价值？音容消逝的前辈他们遗赠给我们的只是欺骗的诀窍，他们是骗了我们还是骗了他们自己？平静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愚昧睿智不过是懂得一些已经失效的秘诀，对他们在黑暗中窥视黑暗或置黑暗于不顾都没有什么用处。在我们看来，来自经验的知识似乎只有一种有限的价值。知识把一个模式强加于人，然后欺骗人，因为模式在每一瞬间都是新的而每一瞬间又都是对我们以往的一切作出一次新的骇人的评价。我们只是因为欺骗已不再能伤害我们，才没有受骗而已。在人生的中途，不禁在旅程的中途而且是全部历程，我们都在黑暗的森林中，荆棘中，在沼泽的边缘，那里没有安全的落脚点而且受到各种魔怪和虚幻的光明的威胁引诱你去冒险。别让我听取老年人的睿智，不如听他们的愚行，他们对恐惧和狂乱的恐惧，他们对财产的恐惧，对属于另一个人，属于别人或属于上帝的恐惧。我们唯一能希冀获得的睿智是谦卑的睿智：谦卑是永无止境的。屋宇房舍都已沉入大海。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三啊 黑暗 黑暗 黑暗。他们都走进了黑暗，空虚的星际之间的空间，空虚进入空虚，上校们，银行家们，知名的文学家们，慷慨大度的艺术赞助人、政治家和统治者，显要的文官们，形形色色的委员主席们，工业巨子和卑微的承包商们都走进了黑暗，太阳和月亮也暗淡无光了，哥达年鉴证券市场报和董事姓名录都黯然失色了，感觉冷却，行动的动机也已经消失。于是我们大家和他们同行，走进肃穆的葬礼，不是谁的葬礼，因为没有谁要埋葬。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让黑暗降临在你的身上这准是上帝的黑暗。正如在剧场里为了变换场景，灯光熄灭了，舞台两厢一阵沉重的辘辘声，在黑暗里随着一番黑暗的动作，我们知道群山，树林，远处的活动画景还有那显目而堂皇的正面装设都在移走——或者象一列地铁火车，在隧道里，在车站与车站之间停得太久旅客们交谈之声纷起，又逐渐消寂于静默，而你在每张脸孔后面看到内心的空虚正在加深只留下没有什么可想的恐惧在心头升起；或者像上了麻醉以后，头脑清醒却无所感觉——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耐心等待但不要寄予希望，因为希望会变成对虚妄的希望；耐心等待但不要怀有爱恋，因为爱恋会变成对虚妄的爱恋；纵然犹有信心，但是信心、爱和希望都在等待之中。耐心等待但不要思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思索：这样黑暗必将变得光明，静止也将变成舞蹈。潺潺的溪水在低语，冬天有雷电闪烁。野百合花和野草莓没有被人赏识，花园里那曾回想过当年狂喜的笑声如今尤未消寂，但是在要求并暗示死亡与降生的痛苦。你说我是在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我还要再说一遍。要我再说一遍吗？为了要到达那儿，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离开现在你

不在的地方，你必须经历一条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为了最终理解你所不理解的，你必须经历一条愚昧无知的道路。为了占有你从未占有的东西，你必须经历被剥夺的道路。为了达到你现在所不在的名位，你必须经历那条你不在其中的道路。你所不了解的正是你所唯一了解的，而你所拥有的正是你所并不拥有的，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四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在流血的双手下我们感觉到医生满怀强烈同情的技艺在揭开体温图表上的谜。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如果我们听从那位垂危的护士——她坚定不移的关注不是使我们欢欣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蒙受的灾祸，一旦灾祸重临，我们的病必将变为沉疴。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医院由那个不幸的百万富翁资助，在那里，如果我们的病况好转，我们就将死于专制的父爱的关注，它须臾不离引导着我们，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冷意从两脚间升向膝盖，热度在精神的弦线中歌词。如果使我暖和起来，那么，我准会在寒冷的地狱之火中站立而冻僵，炼火的烈焰是玫瑰，而浓烟是多刺的荆棘。滴出的血是我们唯一的饮料，血腥的肉是我们唯一的食粮，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乐于称道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结实而又健康——同样，尽管如此，我们称道这个星期五好。五我就在这里，在旅程的中途，已经有二十年——二十个大半虚度的年月，介于两次大战的年月——试着学会使用语言，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完全新的开始，也是一次性质不同的失败，因为你不过是为了叙述那已经不必再叙述或者你已经不想再那样叙述的事情而学习怎样驾驭语言的。所以每次冒险从事都是一次新的开始，一次用破敝的装备向无法言述的事物发动的袭击，最后总是溃不成军只留下不准确的感觉乱作一团，一群没有纪律的激情的乌合之众。而那需要你用力气和谦逊去征服的一切，早已被那些你无法企及的人们一次或两次，或好多次所发现——但是没有竞争——只有去找回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但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又去寻找，这样循环反复的斗争。而现在似乎处于不利的条件之下。但也许既无所得也无所失。对于我们，唯有尝试自己，此外则非我们所能为力。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世界变为陌路人，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那已与我们隔绝——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的，不是那感情强烈的瞬间，而是每瞬间都在燃烧的一生，不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那些如今无法辨认的古老石碑的一生。有在星光下的黄昏时刻，有在灯光下的黄昏时刻（在灯下翻阅相片薄的黄昏）。为此时此地无关紧要之际，爱最近乎它自己。老年人应该是探索者，此地或彼地无关大局，我们必须静静地继续前进，越过黑暗的寒冷和空阒无人的废墟，越过波涛的呼啸，大封的怒号，海鸟和海豚的浩淼大海，进入另一个感情的强度，为了获得更进一步的一致，更深入的交流。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干燥的萨尔维吉斯——我不太了解神明；但我以为这条河准是个威武的棕色大神——阴沉，粗野而又倔强，忍耐只能到一定侧过年度，起初人们把他认作一条边界；有用，但不值得信赖，像是个商业的运输人；此后只成了桥梁建造则面临的一个问题。问题一旦解决，这个棕色大神就几乎被城市的居民淡忘——尽管他依然难以平息，保持着他的四季和愤怒，作为破坏者，作为唤起人们但愿忘怀的过去的提示者。得不到机器崇拜者的尊敬和抚慰，只是等待着，守望着，等待着。他的律动出现在托儿所的卧室里，出现在四月庭院中繁茂的埃朗萨斯树丛里，出现的秋天餐桌上葡萄的芳香里，和在冬天夜晚煤气灯的光圈里。河在我们中间，海在我们周围；海也是大地的边缘，它波涛滚滚拍向花岗岩，它把暗示它在远古和不久前的创造星星点点地抛向岸滩：星鱼，鲎，鲸鱼的脊骨；在水潭里，它给我们的好奇心留下了更纤巧的海藻和海葵。它抛起我们失落的东西，那破烂的渔网，捕捉龙虾的破篓，折断的船桨和异域死者的褴褛的衣衫。海有很多种声音，很多神明和很多声音。盐在多刺的玫瑰上，雾在冷杉树林中。大海的嚎叫和大海的呼喊，是不同的声音常常能同时听到；帆索的哀鸣声，海面上巨浪翻滚的恐吓和爱抚，远处的惊涛在花岗岩的齿缝中的排击声，还有为海岬逼近而发出的警告的呜咽声，这些斗士大海的声音，还有掉头朝向归途的发出尖啸声的浮标和海鸥：在悄无声息的浓雾的压力下那从容不迫的巨浪敲响了隆隆钟声，报告着时间，但不是我们的时间，一种时间比天文钟计量的时间更古老，比那些烦恼而焦虑不安的女人们计算的时间更古老，她们长夜不寐，计算着未来，试着把过去和未来拆散，解开，又把它们重新拼合在一起，在夜半和黎明之间，当过去已变为一场欺骗，未来已成为没有未来，在四更之前时间停歇，时间变成永无终了的时候；巨浪滔滔，现在是这样，有始以来也是这样。钟声铿锵二这无声的呜咽，这秋花的悄然谢去，花瓣飘落从此凝然不动，它们的终极在哪里？沉船的残骸随波漂泊，白骨在岸滩上祈求，那向宣布灾难临头的通告发出无从祈求的祈求，这一切的终极在哪里？一切了无终极，不禁如此更有那随未来的时日而接触而来的后果，当人生的无情岁月已落入你一度以为最可信赖的事物的碎片之中——因而最恰当的对策莫如舍弃的时候，感情却兀自沉湎于往昔。最后还有出于对自己的气力不济而产生无济于事的自豪和怨恨；驾一叶小舟漂泊海上，任凭海水从裂隙徐徐漏入，那无所依附的眷恋可能北看作无所眷恋；还有那最后的通告的钟声发出不可争辩的呼

喊时默默无语的谛听。何处是渔夫的归宿，他们驶进风的尾势，雾霭在那里瑟瑟颤抖？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海洋的时代或者一个不是漂满了废物的海洋或者一个不可能有一个目的地的未来，像过去的岁月那样。我们应该想起他们一如既往在岸水，在张网和拉网，当那东北风势减弱吹过永不变化也永不销蚀的浅提，或者在船坞领取鱼钱，晒晾风帆；而不应该想象他们在作一次毫无收益的出航，打一网经不起审查的捕捞。那无声的呜咽永无穷期，那秋花的谢去，没有痛苦也没有运动的痛苦的运动，海的冲卷和漂流的沉船残骸，白骨向它的上帝死神的祈求，这一切都永无穷期。只有圣母报喜节那一声几乎是不可能却又是唯一苦难祈求的祈求。当你年岁渐老，那过去仿佛已有了另一种模式，不再只是一个结果——或者甚至是一种发展：后者是部分的谬误，受到肤浅的进化论思想的怂恿，而在常人的心目中变成否认自己的过去的一种手段。赏心乐事的瞬间——不是康泰之感，功成名就，夙愿已偿，无忧无虑或感受到亲人之爱，甚至不是享用一顿丰美酒宴，而是猛地或然彻悟——我们有过这种经验，但没有领会其中涵义，而懂得涵义就是在我们能赋予幸福以任何意义之外在不同的形式中恢复以往的经验。我以前说过在涵义中复活的以往经验不仅是一个人一生的经验，而且是多少世代人的经验——不要忘记其中有的很可能根本无法言喻：返顾典籍记载的历史的信念后面，回转头去，只须稍稍返顾一下，就看到那远古的恐怖。现在，我们终于发现痛苦的瞬间（至于是否出于误解，我们一向寄希望于虚妄，或畏惧于不当畏惧的，在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都与时间所具有的永恒性一样永恒。在一点我们在别人的（与我们有关，几乎像我们身受的一样）痛苦中领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去被行动和汹涌的激流淹没了，而别人的苦恼却始终是一种经验，确凿无疑而又不为接踵而来的时间所磨损。人们变化，微笑，而痛苦常在。时间这个破坏者也是时间这个保存者，就像这条运载死亡的黑人、牛棚和鸡笼的河，就像苦涩的苹果和苹果上留下的齿痕一样。而嶙峋的礁石在永不宁息的流水中浪花冲刷它，浓雾掩蔽它；风平浪静的日子，它不过是一块标石，在适宜航行的气候永远是一个确定航道的航海标志，但当阴沉忧郁的季节或当它暴怒的时候，就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三我有时怀疑克里希纳说的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在别种涵义之外——或者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未来是一支消寂的歌，一朵殷红的玫瑰，或者是一株为那些还没有到这里来表示悔恨的人们留下的永志悔恨的薰衣草，压在一本从未翻开却已发黄的书页之间。而向上的路就是向下的路，向前的路就是回头的路。你不能面对它而神色自若，但在件事却是确切无疑的，时间不是治病的医生，病人已一去不复返。当列车启动的时候，旅客们安顿下来开始品尝水果、翻阅书刊和公务函件（前来给他们送行的人们也离开了月台），随着漫长时刻催人欲睡的节奏他们的脸色从悲痛舒展为轻松。旅人们，向前行进吧！在不是从过去逃往不同的生活，也不是逃往任何未来；你们不是刚才离开那个车站的人群也不是行将到达终点的人们，当渐行渐窄的铁轨在你们后面并成一线；当你们的机声隆隆的轮船甲板上谛视着船首劈开的波浪在你们后面扩展开去，你们不会想到“往者已矣”或者“来者可追”。夜阑时分，在帆缆和天线里有歌声在反复吟唱（虽然在低声细语的时间弦琴既非为耳朵而弹奏，也未形之于任何语言）：“向前行进吧，你们这些自以为在航海旅行的人；你们不是那望见港湾渐渐消失的人们，也不是行将离船上岸的人们。这里，在海岸这边和更远的海岸之间，当时间已经隐退，请用平等的心怀思考过去和未来。在这既不是行动也不是无所行动的瞬间你们不妨听取这句忠告：‘在死亡的时刻一个人不论他的意志专注什么样的生存地位’——那是一次行动（而死亡的时刻则是每一瞬间），它必将在别人的生命中开花结果：因此不必考虑行动的成果。想前行进吧。啊航海的旅人们，啊海员们你们来到港口的人们，你们的身体将经受大海的考验和判决或者不论遭到什么事故的人们，这里就是你们真正的目的地。”克里希纳就这样在战场上劝告阿尔朱纳。不是永别，而是扬帆前行，航海的旅人们。四圣母啊，您的神殿屹立在海岬之上，请您为所有船上的人们，为那些以渔业为生涯的人们，也为那些与一切合法的海上交通有关以及指挥他们的人们祈祷吧。请您也为那些送别了儿子或丈夫启程出海，他们还没有回家的女人们再作一次祈祷吧：Figlia del tuo figlio，天国之后。也为那些曾在船上，却在沙滩上，在大海的嘴唇里或在那来者不拒的黑暗的喉咙里或不论何处，只要是永恒的天使敲响大海的钟声传不到他们的地方最后终止了航行的人们祈祷吧。五跟火星通话，与神灵交谈，报告海妖的行为，观测天象预卜未来，查看祭牲的内脏以释神谕，或从水晶球中观察幻象，从签名的笔迹看出病症，从手掌的纹路追溯身世经历和从手指想起悲惨不幸；用签卜或茶叶祛除凶兆，用纸牌解释不可避免的事故，揣摩五角星形的图象或靠服巴比妥酸打发日子，或把反复出现的想象解析为前意识的各种恐惧——由此探索出生、死亡或梦境；所有这些都是平素的消遣和药物、报刊的特写报道，而且也将永远如此，其中有些尤其如此，当国家陷入危难和困惑不决的时候，不论是在亚洲的海岸还是在艾琪韦尔大街。人们的好奇心总爱探究过去和未来，而且在这方面锲而不舍。但是领悟那无始无终与时间的交叉点

，却是圣者的职业——也不是职业，而是他们为了爱、热忱、无私和自我屈从而殉道的一生中的一种给予和取受。就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有的不过是被我们虚度的瞬间，在时间之内和时间之外的瞬间，不过是一次消失在一道阳光之中的心烦意乱，没有被人赏识的野百合花香，或是冬天的闪电或是飞溅的瀑布，或是听得过于深切而一无所闻的音乐，但是只要乐曲余音未绝，你就是音乐。这些不过是暗示和猜测，暗示后面跟着猜测；其余就是祈求，遵奉，修持，思索和行动。猜出一半的暗示，懂得一半的赠予，是基督化为人身。这里，各种生存地位不可能取得一致是确实无疑的，这里，过去和未来已被征服，并且获得和解，在这里行动不过是目前被驱动的事物的另一种运动，运动的始源并不在于它本身之内——而是受魔鬼的力量，地下的力量的推动。而正当的行动也不受过去与未来的约束。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是决不可能在这里实现的目标；我们仅仅是没有被击败而已，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尝试；如果我们的暂时返归本源能滋育（离紫杉树并不太远）那意义深长的土地的生命，我们，终将感到心满意足。小吉丁一仲东的春天是它自己的季节漫漫永昼而到日落却一片湿润，悬在时间中，在极圈和回归线之间。当短暂的白昼因为寒霜和火成为最明亮的时刻，匆促的太阳点燃了地上和沟里的冰，在无风的冷冽中那是心的热，在一面似水的镜子里映照出一道刺目的强光，在就是晌午时分之所以令人眩目而一无所见。灼热的光比柴枝的火更烈比火盆更旺，激起麻木的精神：没有风，只有圣灵降临节的火在这一年的黑暗时节。在融化和结冰之间灵魂的活力在颤抖。没有大地的气息或者有生命之物的气息。这是春天季节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内。现在树篱因为雪花短暂开放而一时满身素白，一次比夏花绽放更突然的花开，既未含葩待放也不会凋零谢落，不在世代蕃衍的计划之内。夏天在哪里？那不可想象的零度的夏天？如果你到这里来，选择你可能选择的路线从你可能出那里来的地方来，如果你在山楂花开的时候到这里来，你会发现五月里，树篱又变白了，飘散这迷人的甜香。到旅程的终点都一样，如果你像一位困顿的国王夤夜而来，如果你白天来又不知道你为何而来，那都一样，当你离开崎岖的小径在猪栏后面拐向那阴暗的前庭和墓碑的时候。你原先以为是你此行的目的现在不过是意义的一层贝壳，一层荚只要有什么目的能实现的话，目的才破壳而出。或者是你原先根本没有目的或者是目的在于你是想象的终点之外而在实现的过程中已经改变。另有一些地方也是世界的终点，有的在海的入口或者在一片黑暗的湖上，在沙漠中或者在一座城市里——但是在地点和时间上，这里是最近的地方，现在和在英格兰。如果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在哪个地方或哪个季节，那都是一样：你必须抛开感觉和思想。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教诲自己，或者告诉什么新奇的事物或者传送报告。你到这里来是到祈祷一向是正当的地方来俯首下跪。祈祷不只是一种话语，祈祷者头脑的清醒的活动，或者是祈求呼告的声音。死者活着的时候，无法以言词表达的，他们作为死者能告诉你：死者的交流思想超乎生者的语言之外是用火表达的。这里，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交叉点是英格兰，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决不而且永远。二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尘灰。尘灰悬在空中标志着一个故事在这里告终。你吸入的尘灰曾经是一座宅邸——墙、护壁板和耗子。希望和希望的死亡，这是空气的死亡。在眼睛之上，在嘴巴里有洪水和干旱，止水和死沙在争斗着谁占上风。坼裂的失去元气的泥土张目结舌地望着徒然无益的劳动，放声大笑而没有欢乐。这是土的死亡。水和火取代城镇、牧场和野草。水和火嘲弄我们拒绝奉献的牺牲。水和火也必将腐蚀我们遗忘的圣殿和唱诗席的已经毁坏的基础。这是水和火的死亡。在黎明来临前无法确知的时刻漫漫长夜行将结束永无终止又到了终点当黑黝黝的鸽子喷吐着忽隐忽现的火舌在地平线下掠飞归去以后在硝烟升腾的三个地区之间再没有别的声息只有枯叶像白铁皮一般嘎嘎作响地扫过沥青路面这时我遇见一个在街上闲荡的行人像被不可阻挡的城市晨风吹卷的金属薄片急匆匆地向我走来。当我用锐利而审视的目光打量他那张低垂的脸庞就像我们盘问初次遇见的陌生人那样在即将消逝的暮色中我瞧见一位曾经相识、但已淡忘的已故的大师突然显现的面容，我恍惚记得他既是一个又是许多个；晒黑的脸上一个熟识的复合的灵魂的眼睛既亲密又不可辨认。因此我反复了一个双重角色，一面喊叫一面又听另一个人喊叫：“啊！你在这里？”尽管我们都不是。我还是我，但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成了另一个人——而他只是一张还在形成的脸；但语言已足够强迫他们承认曾经相识。因此，按照一般的风尚，双方既然素昧平生也就不可能产生误会，我们在这千载难逢，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的交叉时刻和谐地漫步在行人道上作一次死亡的巡逻。我说：“我感到惊异是那么轻松安适，然而轻松正是惊异的原因。所以说，我也许并不理解，也许不复记忆。”他却说：“我的思想和原则已被你遗忘，我不想再一次详细申诉。这些东西已经满足了它们的需要：由它们去吧。你自己的也是这样，祈求别人宽恕它们吧，就像我祈求你宽恕善与恶一样。上季的果子已经吃过，喂饱了的野兽也一定会把空桶踢开。因为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而来年的话还在等待另一种语调。但是，对于来自异域没有得到抚慰的灵魂，

## 《荒原》

在两个已变得非常相像的世界之间现在道路已畅通无阻，所以当我把我的躯体委弃在遥远的岸边以后我在我从未想到会重访的街巷找到了我从未想说的话。既然我们关心的是说话，而说话又驱使我们去纯洁部族的方言并怂恿我们瞻前顾后，那么就让我打开长久保存的礼物褒美你一生的成就。首先，当肉体与灵魂开始分离时，即将熄灭的感觉失去了魅力它那冷漠的摩擦不能给你提供任何许诺而只能是虚妄的果子的苦涩无味。第二，是对人间的愚行自知表示愤怒的软弱无力，以及对那不再引人发笑的一切你的笑声受到的伤害。最后，在重演你一生的作为和扮演的角色时那撕裂心肺的痛苦；日后败露的动机所带来的羞愧，还有你一度一位是行善之举，如今觉察过去种种全是恶行全是对别人的伤害而产生的内疚。于是愚人的赞扬刺痛你，世间的荣誉玷污你。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因为像一个舞蹈家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跳去。”天色即将破晓。在这条毁损的街上他带着永别的神情离开了我，消失在汽笛的长鸣声中。三有三种情况发生在这同一片树篱，往往貌似想像其实截然不同：对自身、对物和人们的依附，从自身、从物和人们的分离；以及在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冷漠，它与前两种相似，犹如死与生相似，处于两种生涯之间——不绽开花朵，处于生的和死的苦恼之间。这正是记忆的用处：为了解脱——不是因为爱得不够而是爱超乎欲望之外的扩展，于是不仅从过去也从未来得到解脱。这样，对一个地方的爱恋始于我们对自己的活动场所的依附终于发现这种活动没多大意义虽然决不是冷漠。历史也许是奴役，历史也许是自由。瞧，那一张张脸一处处地方随着那尽其是能爱过它们的自我一起，现在它们都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模式下更新，变化。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终将安然无恙，而且时间万物也终将安然无恙。如果我又一次想起这个地方，又一次想起那些人，他们并非全都值得称道，既非直系亲属也非性情和善之辈，却是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他们都受了一种共同的思潮的感召，而联合在把他们分裂为营垒的斗争中；如果我在黄昏时分想起一位国王，想起三个和更多的人被处决在绞刑架上还有一些死后默默无闻的人在其他地方，在这里和国外，我也想起一个双目失明悄然死去的人，为什么我们纪念这些死去的人就该胜于纪念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呢？这不是重新去敲响往昔的钟声也不是召唤一朵玫瑰的幽灵的咒语。我们无法复活那些古老的派别我们无法恢复那些古老的政策或者跟上一面古老的皮鼓敲击的鼓点。这些人，和反对他们的那些人和那些他们反对的人如今都接受了无声的命令归入一个单一的团体。不管我们重幸的人们继承到什么我们已经从失败的人们取得了他们不得留给我们的一切——一种象征：一种在死亡中得到完善的象征。因此，通过动机的纯化凭着我们祈求的理由一切终将安然无恙，而且时间万物也终将安然无恙。四鸽子喷吐着炽烈的恐怖的火焰划破夜空，掠飞而下烈焰的火舌昭告世间它免除了死者的过错和罪愆。那仅有的希望，要不就是失望在于你对焚尸柴堆的选择或者就在于柴堆——通过烈火从烈火中得到涤罪。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是爱。爱是不熟悉的名字它在编织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火焰使人无法忍耐那衣衫绝非人力所能解开。我们只是活着，只是悲叹不是让这种火就是让那种火把我们的生命耗完。五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每个短语和每个句子只要安排妥帖（每个词都各得其所，从它所处的位置支持其他的词，文字既不羞怯也不炫耀，新与旧之间的一种轻松的交流，普通的文字确切而不鄙俗，规范的文字准确而不迂腐，融洽无间地在一起舞蹈）那么每个短语每个句子都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每首诗都是一篇墓志铭。而任何一个行动都是走向断头台，走向烈火，落入大海或走向一块你无法辨认的石碑的一步：而这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与濒临死亡的人们偕亡：瞧，他们离去了，我们与他们同行。我们与死者同生：瞧，他们回来了，携我们与他们俱来。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因为历史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所以，当一个冬天的下午天色渐渐暗淡的时候，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由于这种爱和召唤声的吸引我们将不停止探索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并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这地方。当时间的终极犹待我们去发现的时候穿过那未认识的，忆起的大门就是过去曾经是我们的起点；在最漫长的大河的源头有深藏的瀑布的飞湍声在苹果林中有孩子们的欢笑声，这些你都不知道，因为你并没有去寻找而只是听到，隐约听到，在大海两次潮汐之间的寂静里。倏忽易逝的现在，这里，现在，永远——一种极其简单的状态（要求付出的代价却不比任何东西少）而一切终将安然无恙，时间万物也终将安然无恙当火舌最后交织成牢固的火焰烈火与玫瑰化为一体的时候。汤永宽译

-----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假如我认为，我是回答一个能转回阳世间的人，那么，这火焰就不会再摇闪。但既然，如我听到的果真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深渊，我回答你就不必害怕流言。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

## 《荒原》

声喋喋；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街连着街，好象一场讨厌的争议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唉，不要问，“那是什么？”让我们快点去作客。在客厅里女士们来回地走，谈着画家米开朗基罗。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嘴，把它的舌头舐进黄昏的角落，徘徊在快要干涸的水坑上；让跌下烟囱的烟灰落在它的背，它溜下台阶，忽地纵身跳跃，看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十月的夜，于是便在房子附近蜷伏起来安睡。呵，确实地，总会有时间看黄色的烟沿着街滑行，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总会有时间，总会有时间装一副面容去会见你去见的脸；总会有时间去暗杀和创新，总会有时间让举起问题又丢进你盘里的双手完成劳作与度过时日；有的是时间，无论你，无论我，还有的是时间犹豫一百遍，或看到一百种幻景再完全改过，在吃一片烤面包和饮茶以前。在客厅里女士们来回地走，谈着画家米开朗基罗。呵，确实地，总还有时间来疑问，“我可有勇气？”“我可有勇气？”总还有时间来转身走下楼梯，把一块秃顶暴露给人去注意——（她们会说：“他的头发变得多么稀！”）我的晨礼服，我的硬领在胯下笔挺，我的领带雅致而多彩，用一个简朴的别针固定——（她们会说：“可是他的胳膊腿多么细！”）我可有勇气搅乱这个宇宙？在一分钟里总还有时间决定和变卦，过一分钟再变回头。因为我已经熟悉了她们，熟悉了她们所有的人——熟悉了那些黄昏，和上下午的情景，我是用咖啡匙子量走了我的生命；我熟悉每当隔壁响起了音乐话声就逐渐低微而至停歇。所以我怎么敢开口？而且我已熟悉那些眼睛，熟悉了她们所有的眼睛——那些眼睛能用一句成语的公式把你盯住，当我被公式化了，在别针下趴伏，那我怎么能开始吐出我的生活和习惯的全部剩烟头？我又怎么敢开口？而且我已经熟悉了那些胳膊，熟悉了她们所有的胳膊——那些胳膊带着镯子，又袒露又白净（可是在灯光下，显得淡褐色毛茸茸！）是否由于衣裙的香气使得我这样话离本题？那些胳膊或围着肩巾，或横在案头。那时候我该开口吗？可是我怎么开始？是否我说，我在黄昏时走过窄小的街，看到孤独的男子只穿着衬衫倚在窗口，烟斗里冒着袅袅的烟？……那我就成为一对蟹螯急急爬过沉默的海底。啊，那下午，那黄昏，睡得多平静！被纤长的手指轻轻抚爱，睡了……倦慵的……或者它装病，躺在地板上，就在你我脚边伸开。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时刻推到紧要的关头？然而，尽管我曾哭泣和斋戒，哭泣和祈祷，尽管我看见我的头（有一点秃了）用盘子端了进来，我不是先知——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曾看到我伟大的时刻闪烁，我曾看到我的外衣暗笑，一句话，我有点害怕。而且，归根到底，是不是值得当小吃、果子酱和红茶已用过，在杯盘中间，当人们谈着你和我，是不是值得以一个微笑把这件事情一口啃掉，把整个宇宙压缩成一个球，使它滚向某个重大的问题，说道：“我是拉撒路，从冥界来报一个信，我要告诉你们一切。”——万一她把枕垫放在头下一倚，说道：“唉，我意思不是要谈这些；不，我不是要谈这些。”那么，归根到底，是不是值得，是否值得在那许多次夕阳以后，在庭院的散步和水淋过街道以后，在读小说以后，在饮茶以后，在长裙拖过地板以后，——说这些，和许许多多事情？——要说出我想说的话绝不可能！仿佛有幻灯把神经的图样投到幕上：是否还值得如此难为情，假如她放一个枕垫或挪下披肩，把脸转向窗户，甩出一句：那可不是我的本意，那可绝不是我的本意。不！我并非哈姆雷特王子，当也当不成；我只是个侍从爵士，为王家出行，铺排显赫的场面，或为王子出主意，就够好的了；无非是顺手的工具，服服帖帖，巴不得有点用途，细致，周详，处处小心翼翼；满口高谈阔论，但有点愚鲁；有时候，老实说，显得近乎可笑，有时候，几乎是个丑角。呵，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将要卷起我的长裤的裤脚。我将把头发往后分吗？我可敢吃桃子？我将穿上白法兰绒裤在海滩上散步。我听见了女水妖彼此对唱着歌。我不认为她们会为我而唱歌。我看过她们凌驾波浪驶向大海，梳着打回来的波浪的白发，当狂风把海水吹得又黑又白。我们留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查良铮译

眼睛，我曾在最后一刻的泪光中看见你眼睛，我曾在最后一刻的泪光中看见你穿越在界限之上在死亡这畔的梦里黄金时代的景象再现我看到了眼睛，但没有泪水这是我的苦难这就是我的苦难眼睛，我不该再次见到你目光坚毅的双眼眼睛，我不该看见你，除非是在死亡的另一王国的门口那儿，正如这里眼睛会持久一些泪水也会持久一些并将我们一起当成笑柄绿豆

译-----风在四点骤然刮起风在四点骤然刮起风在四点骤然刮起，撞击着在生与死之间摆动的钟铃这里，在死亡的梦幻国土中混乱的争斗出现了苏醒的回音它究竟是梦呢还是其他？当逐渐变暗的河面竟是一张流着汗和泪的脸时我的目光穿越渐暗的河水营地的篝火与异国的长矛一起晃动。这儿，越过死亡的另一河流鞑靼族的骑兵摇晃着他们



## 《荒原》

的矛头。绿豆译-----空心人 库尔兹先生——他死了 给老盖伊一便士吧 1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填充着草的人倚靠在一起脑壳中装满了稻草。唉！我们干巴的嗓音，当我们在一块儿飒飒低语寂静，又毫无意义好似干草地上的风或我们干燥的地窖中耗子踩在碎玻璃上的步履 呈形却没有形式，呈影却没有颜色，麻痹的力量，打着手势却毫无动作；那些穿越而过目光笔直的人，抵达了死亡的另一王国记住我们——万一可能——不是那迷途的暴虐的灵魂，而仅仅是空心人填充着草的人。2眼睛，我不敢在梦中相遇在死亡的梦幻国土它们不会显现：那儿，眼睛是映照在折柱上的阳光那儿，是一棵摇曳的树噪音在风的歌唱里更远更肃穆相比于一颗在消逝的星。让我不要更接近在死亡的梦幻国土让我也穿上如此审慎精心的伪装耗子外套，乌鸦皮，十字棍杖在一片田野中举止如同风的举动不要更接近——不是那最后的相聚在黄昏的国土里3这是死亡的土地这是仙人掌的土地石头偶像在这儿被升起，在这里它们接受一只死人手的恳请在一颗渐逝的星子的光芒里。它就象这样在死亡的另一王国独自苏醒而那一刻我们正怀着脆弱之心在颤栗嘴唇它将会亲吻写给碎石的祈祷文4眼睛不在这里这里没有眼睛在这个垂死之星的峡谷中在这个空洞的峡谷中这片我们丧失之国的破颚骨 在这最后的相遇之地我们一道暗中摸索回避交谈在这条涨水的河畔被集中汇聚 一无所见，除非是眼睛再现如同永恒之星重瓣的玫瑰来自死亡的黄昏之国空心人仅有的希望。5这儿我们绕过霸王树 霸王树霸王树这儿我们绕过霸王树在凌晨五点 在观念和事实之间在动作和行动之间落下帷幕因为天国是你的所有 在概念和创造之间在情感和反应之间落下帷幕 生命如此漫长在渴欲和痉挛之间在潜能和存在之间在本质和下降之间落下帷幕因为天国是你的所有 因为你的所有是生命是因为你的所有是这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注释： ，库尔兹：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脏》的主人公。该句是小说中的一句引文。 ，盖伊：指英国国会爆炸案的主角盖伊。福克斯。这里指英国的盖伊。福克斯节。 ，破颚骨：broken jaw，双关键词，也指连绵起伏的峡谷隘口。 ，霸王树：一种仙人掌科植物，果实似梨。



# 《荒原》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